

## 第四章 社區變遷下的族群關係

### 第一節 族際通婚的狀況與適應

#### 一、伊斯蘭教的教（族）內婚制度

觀察中國的穆斯林社會文化變遷議題，在回族的族教認同意涵上有三道民族防線，一為不吃豬肉、不喝酒、不吃非真主之名宰殺的清真飲食，二為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彼此婚嫁的族內婚或稱教內婚，三為採取簡葬、速葬、土葬的喪葬儀式。<sup>1</sup>其中在婚姻制度上，中國學者高占福提到伊斯蘭教婚姻制度的要點如下：一為提倡穆斯林履行結婚義務，禁止有結婚能力的穆斯林不娶不嫁，主張凡是穆民都要結婚；二是結婚的雙方必須是穆斯林，伊斯蘭教不同意同非穆斯林之間的婚配；三是主張男女有婚姻自擇權，承認婦女有選擇丈夫的權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必須在男女雙方同意的前提下才能生效；四為實行有限制的多妻制，男性在特殊情形下可娶四個妻子；五為尊重婦女的態度與離婚、再嫁的規定，認為女性跟男性一樣有要求離婚的同等權力，離婚之後任何人不能干涉婦女再嫁。<sup>2</sup>

這樣的伊斯蘭教制度，歷代以來在中國回族身上是並行不悖且世世代代相傳的制度，它維繫著回族在現實生活中維持族群邊界和強化民族自我認同的重要措施，回族透過它築起了一條堅固的族群認同界線，使他們能夠在與漢族等民族的長期相處中同而不化，而逐漸壯大成為今日人數眾多的少數民族。

馬松亭阿訇將「民族內婚」制度稱之為保障回族特性的「城堡」，民族內婚制度構成了回族傳統社區結構的一個重要基礎，傳承伊斯蘭教的信仰及其文化的傳承是回族婚姻制度的基本前提。族內婚制度在回族社區內部建構了與血親關係並列的另一種關係，也就是姻親網關係，依靠回族相互的通婚，回族各社區以及回族居民間得以建構了紐帶關係，確保了回族在經濟生計、社會交流等各方面的聯繫關係。<sup>3</sup>

在一九四八年之前，族內婚或是隨教<sup>4</sup>的婚姻制度十分普遍，族際通婚的狀況很少，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回族青年也向漢族一樣，是透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民族條件為擇偶的主要婚姻途徑，所以婚配的對象皆為穆斯林。

<sup>1</sup>為筆者於2004年7月隨張中復老師與高占福老師領隊的「中國大陸西北穆斯林社會田野調查隊」，前往甘肅臨夏、蘭州市作關於社會經濟研究調查時，高占福老師說明中國穆斯林的三道防線內容。高占福老師現為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副教務長，甘肅回族。

<sup>2</sup>高占福，〈伊斯蘭教婚姻制度與回族婚姻習俗的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研究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388~415。

<sup>3</sup>周傳斌、馬雪峰，〈都市回族社會結構的範式問題探討-以北京回族社區的結構變遷為例〉，《回族研究》，2004年第3期，頁37。

<sup>4</sup>即一開始不是出生在穆斯林家庭者，後來選擇皈依伊斯蘭教的新穆斯林。

## 二、引發族際通婚增加的因素

都市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的比例較高，但在世居少數民族方面，特別是世居回族出於保持民族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考慮，更傾向與本民族通婚。近年來因為危改計畫拆遷後，回族聚居區原有的社區紐帶與鄰里關係崩解，透過熟人介紹的婚姻關係網絡便不復存在，因此民間出現的一些回族婚姻介紹所，就是反映了回族在這方面的要求，當然她們的婚姻觀念也正在逐漸發生變化，部分回族在對待這一問題時也採取了既能維護自己的信仰和習俗，又能尊重子女個人選擇的做法，民族間通婚比過去更為常見。<sup>5</sup>

然而隨著中國現代化的腳步，回族在婚配的對象選擇上，也開始有了轉變，族際通婚的情形越來越多，引發此狀況的因素在於各民族間的交流日益增多，年輕人認識的對象不再侷限於穆斯林，引發各民族相處機會增多因素如下：<sup>6</sup>

### 1. 就業機會增多與教育水準提高

中共建政後，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這段時間中，中國開始了全面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之下，牛街回族居民的就業機會增多，開始進入工廠或國家機關等單位，職業結構不再侷限於家庭作坊等回族行業中，<sup>7</sup>因此，回族的社會階層開始流動，在這樣的狀況中，回族與中國其他民族的同事共同工作與勞動，相互交流的機遇增多，也促使各民族青年的認知日益密切。

在教育方面，政府大力發展和普及普通教育，實行宗教與教育分離的政策，在牛街回族社區，清真寺作為回族接受教育的主要場所已成為歷史，都市中的回族學子進入學校，接受的教育水準較父執輩為高，在學校中，回族學子和其他民族在一起接受相同的教育，結識其他民族的同儕機會增多，彼此間的溝通管道與相處機會增加。

由於教育水準的提高，促使都市回族女子婚配對象減少，在二〇〇〇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中顯示，北京市的回族有 235,837 人，其中男子有 117,222 人，女子有 118,615 人，<sup>8</sup>相較男女比例，回族女子的人數要多上一些，而條件優秀的回族男子在讀書、工作時常接觸了漢族女子，就與漢族女子結婚，優秀的回族女子受限於傳統挑選婚配對象的觀念，使得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都市回族女子，不願嫁給學歷或經濟條件較不好的回族男子，而選擇了條件相仿的非穆斯林男子結婚，這也促使了族際通婚比率增高的情形。

<sup>5</sup>參考楊侯第主編，《中國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年，頁 104；楊文炯，《穆斯林通訊》，2001 年 2 月號，第 8 版「城市地緣變遷中的者麻提」。

<sup>6</sup>參考良警宇，〈北京城區回民的異族通婚〉，收入中國回族學會編，《回族學論壇第一輯：回族學與 21 世紀中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81~184；馬壽榮，〈都市回族社區的文化變遷—以昆明市順城街回族社區為例〉，《回族研究》，2003 年第 4 期，頁 35。

<sup>7</sup>良警宇，〈北京城區回民的異族通婚〉，頁 181。

<sup>8</sup>中國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經濟發展司編，《2000 年人口普查中國民族人口資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頁 5。

## 2.家庭的約束力減弱

隨著在一九五〇年時，中共政權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其中第二條規定：「實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回族家長在提倡婚姻自由與禁止包辦婚姻的潮流之下，父母對子女婚姻的控制、約束或影響力逐漸減弱，反對族際通婚的父母減少，年輕人的婚姻自主程度不斷提高，因此，在劇烈的社會變遷當中，傳統的回族家庭制度也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 3.嚴格的戶口制度

由於中共政權設立的戶口政策約束，基本上讓中國各地的人口不能自由的流動，都市回族的婚配對象範圍也比鄉村地區來的狹隘，這讓都市回族在以穆斯林為選擇對象的考量上，又出現了一層困境。

根據筆者先前訪談許多五十多歲左右的牛街回族家長之個案來看，不管家長的職業、年紀、家庭狀況等因素，針對孩子的婚配對象之看法，都沒有明顯的差別，底下選取兩個訪談來說明：

訪談一：<sup>9</sup>

我是比較喜歡她嫁穆斯林，但是只要她（研究生）自己喜歡，生活上能夠互相配合，我都沒有什麼意見。

C女士的女兒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她本身是嫁給回族，由於自己也有在社會工作的經驗，知道北京市是多民族相處的地方，各民族間的交流十分頻繁，如果女兒在學校能結識到其他民族的青年，而且能夠相互體諒對方的民族文化，進而交往結婚一事，她沒有太大的意見，僅表示兩方開心即可。由此案例可以看出，較為開明且本身也在多民族散居地區的回族父母，對於子女的擇偶對象也較為多元，教育程度與是否參與就業市場這兩個因素，都能左右父母對於子女擇偶對象的觀念。

訪談二：<sup>10</sup>

我的大兒子（中專畢業）娶的是漢族女子（中專畢業），大媳婦是我前幾年到回民醫院看病時，發現這個漢族護士人好又細心，我便決定介紹給我兒子認識，小兒子（大學畢業）娶的是漢族女子（大學畢業），兒

<sup>9</sup>此段資料為筆者於2005年7月6日前往牛街西里二區訪談C女士（51歲）所整理之內容，由於C女士不願具名，由英文代號指稱。

<sup>10</sup>此段資料為筆者於2005年7月2日前往牛街西里二區訪談楊學功先生（63歲）所整理之內容。

子自己找的，為成都人，為北京的大學生留下來工作的。我這兩個媳婦都是漢族，生活隨伊斯蘭教，但只不吃大肉，喝酒抽煙就不管了，媳婦都是北京人。

女方家人也隨回民習慣，當女婿回去也吃清真餐，當她們交往時便隨教了，挺好的。

楊先生對於孩子的婚配對象，不僅不限定為穆斯林，還自己幫忙挑選，也不介意對方是漢族的身分，只要孩子娶的媳婦乖巧懂事，能夠配合回族的飲食與生活即可，這點十分有趣。從楊先生的兩個兒子來看，在教育程度與職業階層上，不管是中專還是大學，回漢通婚的情形都有，足見北京牛街地區的多民族散雜型態，已不只侷限在某個社會階層，回族已經融入到中國這個以漢族為主的大社會之中，或深或淺地與其他民族進行互動，進而通婚。

此外，當楊先生的兒子回到女方家中，漢族親戚也能配合回族的飲食習慣，讓這兩位女婿在飲食上沒有太大的憂心，這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是漢族親戚真的作到清真飲食的條件，二是北京牛街的年輕人對於清真的標準已不再嚴謹，套句他們的說法，“就是湊合著吃了”，也就沒有所謂的飲食問題，在生活上的摩擦，也就少了許多。

除了上面兩個案例之外，其他筆者曾訪談的家長們，皆表示他們仍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與回族通婚，但對於子女交往的對象則是大多採取不干涉的態度，僅表示如果婚嫁的對象可以隨教，配合回族的生活作息與飲食習慣，只要下一代彼此相愛能夠互相扶持，他們都是能夠願意接受的狀況。<sup>11</sup>足可見牛街回族不分職業、年紀、教育水準，族際通婚對於他們而言，已經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對婚配對象的民族身分不再侷限於要求是穆斯林了。

這點跟筆者於二〇〇四年七月份到甘肅西北回族聚居區的調查情形有著極大的差異，甘肅當地的回族仍要求行教內婚，若有族際通婚的情形，也較難被其回族的親朋好友所接受，可見同是回族，但其生活型態卻出現不同的樣貌，這真是研究中國回族現狀一個有趣的特點。

---

<sup>11</sup>此段資料為筆者於 2005 年 7 月 2、3、4、5、6、12 日等天前往牛街回族社區中各家進行婚姻訪談所整理之內容。

## 三、族際通婚的狀況

在二〇〇〇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中，筆者選取了民族人口較多的漢族、回族、藏族和蒙古族，來加以比較，依照戶主和配偶的民族分類的人口，由下面筆者所繪製的表格來看：

表二：依照戶主和配偶的民族分類的人口<sup>12</sup>

配偶 戶主	回族（人）		漢族（人）		藏族（人）		蒙古族（人）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回族男 （人）		1,583,390		197,314		1,380		1,583
回族女 （人）	101,891		41,418		187		176	
合 計	1,685,281		238,732		1,567		1,759	

在中國各地的族際通婚上，回漢通婚的狀況最多，上面的數據顯示回族男子娶漢族女子（197,314 人）比起回族女子嫁給漢族男子（41,418 人）的數量高了將近五倍，足以顯示回漢通婚的狀況還是以只進不出的情形居多，也就是娶非穆斯林為妻，不嫁給非穆斯林為妻的模式。

在牛街地區，良警宇於牛街危改計畫前所做的調查中，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六年間，初婚者透過介紹建立戀愛和婚姻關係的比率明顯下降，由 67.7% 下降到 43.3%，自己認識的則由 32.3% 上升到 56.7%，增加了 24.4%。在「回族內婚」方面來看，以介紹來認識的比例由 89.5% 下降到 73.1%，自己認識的部分則從 10.5% 提高到 26.9%；在「族際通婚」方面，以介紹來認識的比例由 37% 下降到 20.6%，自己認識的部分則從 63% 提高到 79.4%，增加了 16.3%。<sup>13</sup> 由上面的數據可以看出，民族間相互交流的機會增多，促使了以往包辦婚姻或媒妁之言的介紹方式已經逐漸消失，取代的是年輕人彼此相互了解，進而結為連理的狀況。

然而在一九九七年，牛街危改計畫開始執行之後，想必會有本地的穆斯林遷出或有外地的穆斯林移入牛街地區的狀況，其中也會有漢族或其他非穆斯林的居民來到牛街地區就業、工作、接受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的教育，甚或直接定居於牛街新建成的居民大樓之中，這樣的人口衝擊效應，勢必會再度影響到牛街地區的族際通婚狀況。

<sup>12</sup>中國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經濟發展司編，《2000 年人口普查中國民族人口資料》，頁 302~303。

<sup>13</sup>良警宇，〈北京城區回民的異族通婚〉，頁 181。

#### 四、回漢通婚的適應情形

在上表二顯示出中國回族的婚配對象多為漢族，底下將針對回漢通婚的適應情形與問題來做分析。

對於民族文化認識不足，回漢通婚後各自的文化價值觀念不同時，生活上的矛盾，隨著年歲漸長，不和諧的情形日益突顯，特別是回族家庭大多有著嚴格的飲食禁忌與習俗，與非穆斯林一起生活將會有許多的衝突與矛盾，這也促使了族際通婚離婚率高於回族內婚的比率。<sup>14</sup>

一般而言，在建立夫妻關係之前，雙方已經商定好生活上的細節，通常都是隨回族的飲食作息，至少在都市中夫妻小家庭都能作到這樣的情形，但是一旦雙方的感情不穩，達不到先前的協定內容之後，就表示夫妻關係已經發展到不可協調的地步，底下列舉幾項導致離婚或是出現婚姻危機的因素：

##### 1.造成婚姻危機與離婚的因素

###### (1) 生活習慣的不同

在回漢通婚的問題上，一開始都是雙方彼此相愛的，但是當漢族結婚入了教後，要落實執行穆斯林的教規上有了些許程度上的落差，牛街回族B先生的女孩在家學習伊斯蘭教，不吃大肉，完全遵照伊斯蘭教的生活，先生是漢族，他是隨了教，配合穆斯林習慣，不吃大肉，但喝酒，本身不唸經也不禮拜。<sup>15</sup>對此，對於從小遵循伊斯蘭教規範的回族女子而言，先生的生活情形，與自小養成的生活習慣不免有所抵觸，因此他們在生活上還是不免有些小爭吵與不愉快的情形發生。

在食用豬肉、用豬油炒菜方面，對於回族而言，都是不被允許的狀況，而漢族配偶一開始可能是背著另一半在外面吃，後來就直接拿回家中食用，有時甚或影響到子女的飲食習慣。此外，子女的教養問題、子女的民族身分問題與日常作息等生活細節，往往也是導致回漢夫妻吵架的因素。

###### (2) 親屬關係的疏離

回漢通婚家庭之所以不幸福，導致婚姻破裂的原因，就是回漢通婚容易造成和伴侶的原生家庭親戚有所衝突，如有家庭或婚姻危機的狀況，在沒有親人的支持下則不容易克服，而很難繼續維持其婚姻關係。<sup>16</sup>漢族親家因為害怕觸犯回族的習俗和規矩而小心翼翼，回族親家則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盡量減少與漢族親家的往來，通常只在逢年過節時，才互相來往。<sup>17</sup>一般來說，即便是漢族親家另

<sup>14</sup>同上註，「表3：1987-1995年離婚率統計」，頁185。

<sup>15</sup>經筆者在2005年7月12日前往北京牛街春風小區，訪談B先生整理出的訪談內容。

<sup>16</sup>真慈，〈城市回漢族通婚問題〉，《開拓》，2000年第4期（總第33期），頁40。

<sup>17</sup>良警宇，〈牛街：一個城市回民社區的形成與演變〉，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外準備了新的碗筷，但回族的親家不太常到漢族親家中吃飯，主要是因為漢族的菜鍋不清真，<sup>18</sup>對回族而言，上述這些情況，還是他們十分介意的問題，再加上如果雙方對於民族文化的認知不夠，不能體諒對方的立場，導致親屬間的感情與關係沒有同族親戚來的融洽與和諧，連帶地在回漢夫妻吵架時，也容易引發親戚間的口角問題，造成兩家人的關係疏離。

### (3) 死後宗教的歸屬

伊斯蘭教喪葬的基本原則是實行簡葬、速葬與土葬。關於穆斯林之所以選用土葬的原因，在於伊斯蘭的創世故事中，提到了阿拉當初用土造出人類，穆斯林來自泥土，也終將回歸泥土，乃採行土葬，但是中國人口眾多，由於不易尋找墳地，政府機關便推行火葬的方式，以解決墳地難尋的困境，然而這樣的喪葬形式對於穆斯林是十分不適宜的，因為在《古蘭經》提到：<sup>19</sup>

終身不信道、臨死還不信道的人，必定壽真主的棄絕，必受天神和人類全體的詛咒。他們將永居火獄，不蒙減刑，不獲寬限。

這段經文的內容足以讓那些通常沒有遵守教義規定，實行清真飲食，作到穆斯林五功的都市回族而言，在面對死後宗教的審判時，懷有戒慎恐懼的心態，因此漢族的火葬形式，更成了他們敬謝不敏的喪葬形式。許多較為虔誠的都市回族，在他們與漢族通婚，面對生活環境而無法落實穆斯林的功課時，往往會選擇離婚，以避免自己死後被判決入火獄的情形。

## 2. 族群邊界的改變

在牛街居住的族際通婚夫妻，所生的下一代通常都是報回族的身分，雖然有少數青年夫妻對此採取無所謂的態度，但考慮到少數民族報考大學享有分數的優惠，也選擇讓孩子報回族戶口，而族際通婚子女民族身分的填報對於回族人口的增加或減少則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性，<sup>20</sup>這點與台灣的原住民通婚現象所引發的情形相似，政府的大學加分優惠政策，的確引發了許多的族際通婚子女選擇少數民族身分的機會增加，以取得少數民族的優惠方案。

回漢通婚等族際通婚，促進了都市回族與其他少數民族的互動與交流，在都市大部分這樣的家庭組合，往往僅保持回族的飲食習慣，對於回族意識與伊斯蘭文化的傳承不太重視，將會使得他們變成「我是回族，但我不是穆斯林」的狀況，

博士論文，1999年，頁88。

<sup>18</sup>經筆者於2005年7月4日前往牛街西里二區，訪談王亞蘭女士整理出的訪談內容。

<sup>19</sup>馬堅譯，《古蘭經》，第二章161、162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16。

<sup>20</sup>陳長平，〈北京牛街異族通婚研究－以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為基礎所作的分析〉，收入王慶仁編，《吳文藻紀念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22~126。

僅僅具有回族的民族身分，喪失了回族的穆斯林意涵，這些回族在台灣學者張中復老師的定義下，被稱之為「邊緣性回族」。<sup>21</sup>這群人，雖然具有回族的法定民族身分，但其生活型態與宗教實踐方面，與週遭的漢族或其他少數民族相似，位居回族範疇的邊緣，其宗教的教門沒有傳統回族聚居區內的回族來的好，容易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響，而逐漸消失自己的民族特性與文化底蘊，也因此本章在一開頭便提到，中國回族的族教認同意涵之三道民族防線，其中一項便是族際通婚，由上述推論可知，族際通婚對於回族的影響力之大。

總體來看，隨著都市經濟的發展，教育水準的提升，社會流動的增加，民族間的交往頻繁，有著越來越多的都市回族青年透過自己相識的方式和其他民族結婚，在都市中，族際通婚其實不是導致家庭破裂增高的根本原因，而是雙方感情不合時才會成為引爆婚姻危機的導火線。在北京，回族青年還是希望可以找到穆斯林作為婚配對象，但是民族條件已不再是挑選配偶的首要考慮因素，老人家還是普遍反對異族通婚，但在回漢青年交往既定的事實之下，一般不會加以阻擾，而是希望對方隨教即可，因此，以後在牛街回族社區，回漢通婚的情形會越來越明顯，人數也會越來越多，而回族的三道民族防線，在族際通婚上已逐漸失守，接下來引發的民族認同與宗教信仰的維持，將是牛街回族，甚或是中國都市回族要面臨的課題。

---

<sup>21</sup>張中復，〈回族現象觀察的點與面—從三本回族調查資料的研究取向談起〉，收入馬平主編，《人類學視野中的回族社會》，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7。



## 第二節 回漢居民的民族關係

良警宇在〈牛街：一個城市回民社區的形成與演變〉提及，危改計畫前的牛街回族大多居住在自家的四合院或是已改建成大雜院的平房中，回族居民形成的街坊鄰里關係，隨著社區的變遷不斷地發生變化，雖然在一九五〇年代後，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單位制度的建立，讓鄰里關係逐漸趨於疏離鬆散的狀況，但同時由於「街道辦事處」與「居民委員會」組織的設立，讓鄰里之間的互助活動與情感交流方面，還是有著密切的聯繫，鄰里之間從相互借用東西、照看家門、到各家串門子、圍坐在四合院裡聊天，交流信息和情感，這些日常生活的點滴仍能看出回族居民的緊密鄰里關係。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後，由於住房擁擠，生活機能不便的因素，居民常為了爭取生活的空間，在四合院中搭建隔間，導致院落中的鄰里關係相當緊張，<sup>22</sup>但在危改計畫推行後，居民搬進了一棟棟的高樓之中，消除了鄰里間對空間的爭奪而形成的緊張感，也連帶地減低鄰里間的親善與互助活動，使得因為地緣關係形成的鄰里關係與社區紐帶產生弱化與疏離，減弱居民對於社區的認同感，造成社區認同弱化的因素，除了搬遷到大樓的疏離感之外，另一點就是許多回族居民沒有能力搬回牛街居住。

在本文第二章第四節中提到許多居民無力回遷的因素，其中就是中國房產管理部門規定，在危房改造的拆遷中，凡超過 2,000 平方公尺的區域，交由得標的房產開發公司負責拆遷，使得開發商成為了拆遷的主要影響因素，其工作目的就是獲取最大化的商業利潤，一棟商品樓建成後，首先要根據地段，樓層定價，按照拆一還一的原則，新住房分配面積與住戶原來的居住面積是相同的，扣掉公共設施後，樓房的實用面積一般小於平房，意味著居民在遷入新房時得增加分配面積，增加的部分就得另外繳錢。<sup>23</sup>

回族居民往往會因房價問題而猶豫不決，政府便提供了一條「鼓勵外遷」的政策，<sup>24</sup>也就是如果回族願意遷居到其他小區去，可免費適當地增加居住的面積，結果就有部分的回族居民移到外地去了，再者，新建的大樓多為商品房，不同地段與不同樓層的價位有別，住房面積也大小不一，因此從同一社區遷出的回族居民要重新遷回同一小區或是同一棟大樓甚或同一層樓是很困難的情形，在這樣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行為則會左右居民的回遷模式，也促使了都市原有的回族聚居區轉化成為散雜居的型態。

在居民選擇新住房時，民族因素的影響其實不大，在筆者訪談的對象中，當初考慮搬遷新住房時，大多先考量住房面積的大小、地段是否理想、房價是否負

<sup>22</sup>良警宇，〈牛街：一個城市回民社區的形成與演變〉，頁 145~146。

<sup>23</sup>參考自馬宗保、金英花，〈銀川市回漢民族居住格局變遷及其對民族間社會交往的影響〉，收入馬平主編，《人類學視野中的回族社會》，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99~200。

<sup>24</sup>北京市牛街地區現狀調查組，〈牛街危改〉，收入中國都市人類學會秘書處編，《城市中的少數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年，頁 25。

擔的起、生活機能是否方便，而在上述的因素皆達到後，才會考量到是否可以跟回族一同居住，都市回族的選擇性與鄉村地區的狀況不太相同，由於上述的種種因素，導致了牛街回族社區在危改計畫之後，多民族散雜居的情形更加明顯，其中的民族關係，也成為此節要探討的主題。

## 一、牛街社區各民族互動的四個個案介紹

下文選取筆者訪談與中國報紙的內容，選取了四個案例來說明，現今牛街社區的回漢居民之相處情形，來稍微了解牛街社區的民族關係情形。

### 1. 社區聯歡活動，露天電影院的播放

當回族與漢族散雜居時，這樣的民族居住型態，有助於各民族相互了解，互助合作，彼此尊重，每當漢族逢年過節時，也會邀請彼此熟識的回族鄰居幫助製作一些清真餐點，一同聚餐聊天，增加民族間的文化交流。

多民族雜居的情形，也讓下一代有更多的交往機會，在新建好的社區中，每棟大樓下都設有公共交流的花園與涼亭，可讓孩子們在此玩耍、共度童年，由於社區民族成份的多元化，社區服務活動更加多元，在筆者於二〇〇五年七月前往牛街西里小區拜訪李娜一家人時，當天晚上牛街居委會於社區樓下舉辦了聯歡活動，播放露天電影供社區居民欣賞，筆者只見不分民族、不分老少，居民們紛紛攜家帶眷地拿著小板凳來參與（附圖十二），趁著影片尚未放映前，大家在等候之餘，正好能相互交流情感，分享生活點滴，以及和居委會主任交換社區情況，社區的相關訊息也會在此活動中宣布，務使讓社區內各民族的情感更加融洽，筆者在這樣的活動中，充分感受到牛街回族社區民族交流，互動良好的例證。

### 2. 漢族在齋月時間，在家中陽台掛臘肉

牛街西里二區的馬永平先生告訴筆者，之前在牛街東里社區，發生差點引發民族問題的事件，一位從南方來此地租房的漢族居民，在伊斯蘭教的齋月時間，將製作好的臘肉掛在自家沒有封閉空間的陽台上，對回族居民而言，在齋月發生這種事情是十分忌諱的大事。後來社區的一位回族居民從窗戶看見了這個情景，便立即找居委會主任反映這個情況，而主任便馬上前往漢族居民家中溝通，漢族居民解釋說，製作臘肉則是他們在南方的習慣。在主任詳細解釋了民族政策和回族習慣後，漢族居民便拿走掛著的臘肉，看到這位漢族居民如此理解與尊重回族習俗，那位回族居民深受感動，也能體諒漢族居民對伊斯蘭文化的理解，而願意相互包容。<sup>25</sup>

在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到外地的漢族由於工作或就學的因素，來到牛街地區

<sup>25</sup>此段資料為筆者於2005年7月8日前往牛街西里二區訪談馬永平先生所整理之內容。

租房，這樣的流動人口，在北京牛街不是少數的案例而已，也由於有著許多的外來居民，使得居委會的工作人員，也必須向這些外來的漢族居民解釋伊斯蘭教的文化與其規範，進而

使他們體諒回族的生活需求，讓居住在此地的牛街回族居民，能夠生活的愉快，社區內有著良好的民族關係。一件涉及到民族習慣的紛爭，在回族與漢族居民的相互尊重、理解與包容下和諧地解決了，意味著民族和諧意識的普遍提高與社區民族的團結，更讓各族居民都願意繼續開心地在此生活。

### 3. 回漢族鄰居相互幫忙

在《北京青年報》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一文中，提到在北京牛街馬驢、張慧蘭兩家的故事，牛街東里社區的回族居民馬驢、劉萍夫婦都是聾啞人，十多年來一直受到漢族鄰居張慧蘭的幫助。

他們兩家人都共住在一個平房院裡，剛開始他們只是一般的鄰居關係，真正成為好朋友則是從共用廚房開始，因為張慧蘭家中的廚房很小，只能容納一個人站立，馬驢就提議要把兩家的廚房合在一起使用，當時張慧蘭考慮到兩個民族飲食觀念的歧異，便與家人商量，決定尊重回族的生活習慣，在家就不作非清真的菜，隨著回族吃牛羊肉，沒想到這個決定，讓馬家人感動萬分，就因此兩家人變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為了便於溝通，張慧蘭學會了一些簡單的手語，平時如果作得到，他便會去替馬家夫婦購買生活用品。馬家夫婦的女兒小時候，夜裡常常哭醒，但聾啞夫妻聽不到女兒的哭聲，張慧蘭便決定負起照顧他們女兒的任務，每晚她只要聽到小孩的哭聲，便會起床，到隔壁房間叫醒他們，直到孩子長大。危改計畫後，回遷時，兩家人被分開在不同的樓房中，急得馬驢夫婦連忙找上街道辦事處的人員，用手語跟工作人員說：「我們不挑新樓房的大小，也不挑朝向和樓層，只要和張慧蘭家做鄰居就行。」後來經過多方面的協調，兩家中於又成了對門的鄰居，馬驢夫婦倆用啞語告訴《北京青年報》的記者：「街坊待我們太好了！」現在兩家人又像以前一樣，誰家缺了什麼東西，就到對方家裡去拿，就像一家人一樣。<sup>26</sup>

上文的情形，很明顯地就是中國官方想要塑造出的民族關係樣板案例，姑且不論此報導有宣傳民族工作成效的用意，但我們仍可以從文中的敘述，了解促使他們兩家人變成好朋友的主因，就在於漢族張慧蘭尊重回族的生活習慣，讓回族有受到尊重的感覺，這就說明要達到回漢關係的融洽狀況，就在於民族間的相處要多用一點心，多設身處地的為對方著想，就能有良好的的民族關係。

### 4. 漢族小男孩生病，引發各民族居民熱情捐款

在《光明日報》的新聞網頁提到，「一九九八年，有位 11 歲的漢族小男孩榮超罹患了白血病，失業在家的父母親無力承擔鉅額醫藥費，牛街各民族得知這

<sup>26</sup> 《北京青年報》，2005 年 5 月 26 日，A6 版「1.4 平方公里住著 23 個民族」。

一消息後，立刻掀起了捐款救助榮超的熱潮，榮超所就讀的回民小學舉行了捐款儀式，同學們走上街頭向居民宣讀救助榮超的提議書，轄區內的廣安門電影院還專門為榮超舉辦了電影義演，捐款的人排起了長長的隊伍。在大家的幫助下，榮超順利接受治療，奇蹟地康復了，如今這位身高 174 公分的大男生，回想起當初的經歷，總是泣不成聲感激大家的幫助，如果沒有大家就沒有今天的他，是牛街居民給了他第二次的新生命。」<sup>27</sup>

上面的案例，則說明了牛街社區居民的愛心，是不分民族的，對於需要幫助的人，穆斯林一樣都會伸出援手，解決其困難，透過學校與街道辦事處的協助，號召了許多居民來共襄盛舉，可見中共政權的地方組織（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已逐漸取代以往清真寺阿訇的領導地位，改變了先前以回族為主的寺坊結構，將社區內的回族與其他民族通通連結在一起，成為多民族共同居住與幫忙的新社區紐帶。

一般來說，都市回族在危改計畫之後，大都居住在大樓的各單位樓層中，平時房門一關，彼此的交流確實無法如住在平房中頻繁與融洽，回漢間的民族文化歧異產生的狀況也較少，加上街道辦事處與居委會等地方基層組織興辦的民族交流活動，也促使了民族間的交流增加，逐漸取代了以往清真寺約束回族社會秩序的功能，這也是中共政權所要達成宗教與民族分開的政策目標。

底下來說明街道辦事處所要做到的民族工作有哪些，以及推展出的豐碩成果，使得牛街回族社區成為一個民族團結、和諧相處的中國都市回族社區之表率。

## 二、牛街街道辦事處建構和諧民族關係的方法

### 1. 新進民族幹部的「三入門」教育

牛街街道工委書記杜黎彬說：「街道幹部主要是為老百姓做一些小事。但透過這些小事，我們要讓牛街地區老百姓的日子越過越好，生活越來越方便！」<sup>28</sup> 在《北京青年報》寫到，牛街街道工委辦事處由 70 多名公務員組成，在牛街有一項特殊的「三入門」教育，所有到牛街街道辦事處工作的新職員，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接受三個入門教育，第一為接受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第二接受了解牛街街道情況教育，第三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教育。多年來，牛街街道辦事處透過定期培訓，舉辦講座與民族知識競賽，自編自演文藝節目等多種形式，宣傳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各方面知識，表揚社區的優秀居民和良好事蹟，讓居民互相學習，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推動民族體育和民族文化活動，加強民族幹部的宗教與民族培訓，使得各族居民有如一家人。<sup>29</sup>

<sup>27</sup>光明日報網頁（2005 年 5 月 27 日），查詢日期：2005/5/23，「千年古街譜新曲」，[http://www.gmw.cn/01gmr/2005-05/27/content\\_239976.htm](http://www.gmw.cn/01gmr/2005-05/27/content_239976.htm)。

<sup>28</sup>《北京青年報》，2005 年 5 月 26 日，A6 版「1.4 平方公里住著 23 個民族」。

<sup>29</sup>《北京青年報》，2005 年 5 月 26 日，A6 版「1.4 平方公里住著 23 個民族」。

牛街街道辦事處的職員培訓教育，主因是中共政權推行的城市民族工作之一環，透過這樣的職前教育，務使讓來到牛街的工作人員，能夠確實地掌握牛街的民族與宗教發展情形，一方面協助居民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可視為是中共政權掌控各散雜居民族地區的方法，可以即時地了解各民族關係的最新狀況，及培養當地的民族幹部加以協調解決民族問題。

### 2.各民族或機關單位配合清真飲食習慣

根據筆者的訪談，在牛街各民族都自發地尊重回族生活與飲食習慣，牛街的機關、企業、學校皆有開設清真飲食與清真灶，居住在牛街的漢族也盡量配合回族的飲食習慣，主動養成吃牛羊肉的習慣。

這點在上文的馬驊、張慧蘭兩家的相處狀況中，便可得知，尊重與配合穆斯林的清真飲食習慣是十分重要，且能得到回族居民的好感，筆者在二〇〇四年與二〇〇五年七月份多次前往中國大陸各穆斯林聚居區作田野調查時，都遵照了張中復老師的叮嚀，在田野期間（包括飛機的餐點）食用清真飲食，這對於不是穆斯林的我們，其實都不是件困難的事情，但是在筆者與學長姐共同的遵守下，此舉動感動了甘肅西北各地的穆斯林，也讓我們在很短的相處時間下，跟穆斯林結為好朋友，在情感上也更加深了許多，對穆斯林而言，尊重他們的飲食習慣只是做到民族平等與尊重的第一步，但卻是最重要也是最關鍵的第一步。

### 3.重視穆斯林的宗教需求

牛街清真寺阿訇尹國芳先生說，社區的回族幹部張連慈先生每周都會來清真寺看望阿訇，和前去禮拜的穆斯林話家常，傾聽他們對社區環境的意見，他會將收集到的意見及時反映給社區的管理者，以便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像穆斯林每次禮拜前都要沐浴，用水量較大，為了方便社區中穆斯林的宗教使用，牛街社區的幹部們積極與市政部門聯繫，確保牛街清真寺的用水無虞。牛街社區幹部張連慈先生介紹說：「從水的供應上，政府的節水辦公室經常能夠提供方便。用水量指標多給一點兒，價格上便宜一點，體現了尊重少數民族，特別是為穆斯林群眾提供方便。」<sup>30</sup>

穆斯林一天有五次禮拜的功修，在禮拜前都必須要做大淨或小淨，讓自己的身體保持乾淨，以前家中沒有自來水的設備，穆斯林大多會前往清真寺淨身，如今來到牛街清真寺的穆斯林不只牛街居民，每當有伊斯蘭教的宗教節慶時，也有來自外地與國外的穆斯林來此禮拜，相對的用水的需求也較大，在牛街清真寺的整修工程也加裝了自來水的供應，讓穆斯林的宗教功修可以做的更徹底，而無後顧之憂。中共政權在穆斯林的宗教需求上，給予極大的後援，但卻在宗教權力的掌控上，有著極大的限制，可謂是中共政權採用恩威並施的兩面手法。

<sup>30</sup>寧夏新聞網（2005年4月25日），查詢日期：2005/5/19，「處處和諧的北京牛街回族社區」，<http://www.nxnews.net/382/2005-4-26/28@84246.htm>。



#### 4. 推廣經濟社會事業

「中國國家民委政策法規司」在二〇〇五年十月八日的〈一面民族團結進步的旗幟—北京市宣武區牛街街道構建民族和諧社區的調查〉一文表示：「牛街辦事處大力招商，發展民族特色經濟，現今牛街已成為北京及週邊地區的清真食品集散地，促進了經濟的快速與穩定成長，二〇〇四年的財政稅收突破一億七千萬元人民幣，在全宣武區的財政稅排名上名列前茅。」<sup>31</sup>由於危改後的牛街民族特色街區的經濟發展，使得原先市政建設較為落後的牛街社區，搖身一變成為了宣武區的金雞母，也讓區政府更加願意繼續投資，以改善牛街居民的生活情形，充分配合回族居民的生活需求，關切當地居民的民族關係，因此，「牛街辦事處也積極發展文化和教育事業，居委會組織了英語班、橋牌班、編織協會、社區文化體育中心，也先後投資三百多萬元人民幣建設了三個文化廣場，總面積為 4,000 多平方公尺，其中牛街東里民族團結文化廣場，則是北京市最大的社區民族團結文化廣場，作為各民族的文化娛樂活動的場地，平常有著許多的社區文化體育活動，例如：五月鮮花歌詠比賽、夏日文化廣場、開齋節文藝表演、中國式摔跤比賽等，增進了各民族間的團結與交流機會。」<sup>32</sup>透過硬體建設（文化廣場）與軟體設施（文化活動）的兩套方案，讓牛街社區的居民有著更多的文化交流，促進彼此的了解，像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其他回族社區也有出現，只是規模都比牛街社區要小上許多，主要是因為中共政權將牛街社區視為中國都市回族社區的典範，因此也就花費更多的精力來加以規劃，務使其成為其他都市回族社區的效法目標，這或許是牛街社區最特殊，也最具有中國都市回族社區代表性的特點。

在牛街，居民們不僅有豐富的文化體育活動，「樓門文化」也是這裡的特色，「樓管會」提出一個主題，居民們可以圍繞主題發表自己的意見，然後把意見交給樓管會，樓管會把意見貼到大廳櫥窗，讓居民可以了解其不同的意見，慢慢地，居民們發現生活的環境有了變化，出門遛狗的居民，手裡開始拿著塑膠袋，將小狗的排泄物加以處理；下樓丟垃圾的時候，也會順手將鄰居家的垃圾一同丟棄；如果看到馬路上有了垃圾，便會順手扔到垃圾桶，社區的環境正逐步的改善，提高了居民的生活品質。<sup>33</sup>牛街社區曾經多次被中國國務院和北京市授與「民族團結進步模範集團」榮譽稱號，二〇〇五年還作為中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事蹟報告團成員，到中國部分省份、市、自治區、直轄市進行巡迴報告，說明他們做到成功建立牛街回族社區內部和諧的民族關係之經驗談。<sup>34</sup>透過牛街經驗的分享，中共政權希望將這樣的社區模式，推廣到中國各地的回族社區，宣揚政府的都市民族工作成效，進而使各地的回族居民產生認同，無形中也加強了人民對於政府的

<sup>31</sup>中國國家民委政策法規司網站，查詢日期：2005/10/8，「一面民族團結進步的旗幟—北京市宣武區牛街街道構建民族和諧社區的調查」，[http://www.seac.gov.cn/cm/cm\\_bulletincontent.do?id=cm007e32bf8483bb&action=20&channel\\_id=chan4c10dbc08d36&channelname=牛街經驗](http://www.seac.gov.cn/cm/cm_bulletincontent.do?id=cm007e32bf8483bb&action=20&channel_id=chan4c10dbc08d36&channelname=牛街經驗)。

<sup>32</sup>同上註。

<sup>33</sup>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信息中心，查詢日期：2006/4/3，<http://www.seac.gov.cn>。

<sup>34</sup>同註 31。

向心力，此為政府官員的用意之所在。

生活在牛街社區的人還有漢族、滿族等多個民族，雖然居住在此地的居民，其宗教信仰不同、生活習慣不同，撇開飲食習慣（豬肉）引發的民族誤會之外，基本上牛街回族社區的民族關係還算良好，他們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在牛街社區內，和睦相處，共同維護著和諧、安定的生活秩序。《北京青年報》報導中寫到，「一位叫做艾哈邁德的埃及記者在採訪參觀了牛街之後，不禁感慨地說：『生活在這個團結、安定、舒適的環境中，是許多國家的穆斯林求之不得的。』」<sup>35</sup>姑且不論在世界其他穆斯林地區的生活條件是否不如牛街便利，但是牛街回族社區的都市機能與生活方便之印象，連國外的記者都想搬來此地居住，可見牛街回族社區的確足以代表中國都市回族社區的指標性意涵。

隨著清真超市的不斷發展，許多國外穆斯林國家的使館人員多次來到牛街清真超市，對其清真特色經營給予充分的肯定並被內部的中國清真商品之豐富所吸引，進而多次與超市提出了對於清真商品的合作意願，其中，與埃及使館商務處已經正式進行接洽，討論了商品交流的具體方案。<sup>36</sup>牛街社區以清真飲食的途徑，達到與外國穆斯林地區的外交與商業貿易，打開了牛街的國際視野，拓展了回族經濟的生意版圖，使得牛街清真超市不只是地區性，更成為在國外知名的超市，這樣的經濟發展型態是千年來牛街回族居民始料未及的局面。

目前牛街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的目標是強化社區內部的民族團結意識，有可能的話，把牛街回族社區變成一個對外開放的窗口，因為二〇〇八年的奧運會即將在北京舉辦，到時候將會有很多外國朋友來到北京觀光，而阿拉伯國家的穆斯林朋友也可能來此進行參觀與文化交流，希望屆時能把牛街回族社區做的更好，足以接待國外的穆斯林朋友來此進行禮拜、購買清真餐點、充分體會牛街的民族團結氛圍，將牛街的名聲帶到全世界有穆斯林的角落，作為中共政權對國外穆斯林地區宣揚對回族之民族工作的重要招牌。

<sup>35</sup> 《北京青年報》，2005年5月26日，A6版「1.4平方公里住著23個民族」。

<sup>36</sup> 北京牛街清真超市主管人員著，「振興民族經濟，增進民族團結」，2005年7月14日。

### 第三節 朝覲團體與社區居民的互動

#### 一、朝覲簡介

身為一個穆斯林，其生活規範就是要遵守「五功」，在中國伊斯蘭教學者王岱輿譯著的《正教真詮·五常章》提到：「正教之五常，乃真主之明命，即念、施、戒、拜、聚之五事也。」正是伊斯蘭教的功修，也就是穆斯林的五項基本功課，念、禮、齋、課、朝，遵守五功是穆斯林信仰虔誠的基本體現，五功中以「念」為本，「禮」為綱，五項天命互為因果，構成系統完整的伊斯蘭教功修制度。<sup>37</sup>

「朝」功即為朝覲，乃是穆斯林在有「能力」的情況下，一生必須前往麥加朝覲一次，在《古蘭經》提到：<sup>38</sup>

為世人而創設的最古的清真寺，確是在麥加的那所吉祥的天房、全世界的嚮導。其中有許多明證，如易卜拉欣的立足地；凡入其中的人都能得安寧。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為真主而朝覲天房的義務。不信道的人，（無損於真主），因為真主卻是無求於全世界的。

所謂的「能力」，就是指每位穆斯林在金錢、身體健康皆無虞的狀況，且路途平安的條件下，完成一生一次的主命功課。朝覲分「正朝」（哈吉*Haji*，也稱為大朝）和「副朝」（歐目拉*Oumula*，也稱為小朝）兩種，一般來說，我們所熟知的朝覲就是正朝，正朝是天命，是在伊斯蘭曆十二月八日到十二月十二日之間進行，全世界的朝覲團體將會聚集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聖地朝覲克爾白（*Keerbai*），<sup>39</sup>進行一連串的宗教儀式與功修，同時與世界上其他各地的穆斯林進行交流，朝覲代表著伊斯蘭教講求平等的基本信條，不分貴賤與男女於同時同地一起敬拜，體現天下穆斯林一家人的精神，以穆罕默德的行誼作為穆斯林實踐功課的圭臬，並緬懷其他列聖當時的遺跡及其給予後人的典範。

每年朝覲期間，沙烏地阿拉伯國王會率領大臣及高級官員打開天房門，舉行洗天房的儀式，並邀請一些外國的重要朝覲者參加，場面莊嚴肅穆，一九五六年，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主任包爾漢率中國穆斯林朝覲團前往，曾受邀參加洗天房的隆重儀式。<sup>40</sup>在各國的穆斯林團體中，中國的朝覲團體能夠參與洗天房的儀式，就可看出沙烏地阿拉伯國家對於中國朝覲團之關注與重要性，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國家和中共政權在外交與宗教關係方面的緊密性，因此中共政權所規劃的中國朝覲團在沙烏地阿拉伯朝覲期間的接待情形也都較為禮遇。

<sup>37</sup>參考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朝覲一辭條，頁 593。

<sup>38</sup>馬堅譯，《古蘭經》，第三章 96、97 節，頁 44。

<sup>39</sup>克爾白：世界穆斯林禮拜的朝向與朝覲中心，為阿拉伯語音譯，亦為立方體房屋，專指安拉的房屋，中國穆斯林稱為「天房」。同註 37，頁 291。

<sup>40</sup>同註 37，克爾白一辭條，頁 291。



對於中國的穆斯林而言，前往麥加天房朝覲不僅是完成了最重要的宗教功課，使自己在後世的品級得以提升，並透過朝覲的各種儀式，親身目睹伊斯蘭世界中的先知所經歷的景物，驗證自己在《古蘭經》書上所看的一切，這對穆斯林而言是一件終身受益的人生大事，因此，以往的穆斯林窮其一生精力與金錢也要前往麥加朝覲。

## 二、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組織興辦的官方朝覲團

以往中國穆斯林的朝覲多是自己出錢，設法自行前往麥加，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的交通方式已大幅度地改善，穆斯林前往朝覲的機會大為提升，方法也簡便與多樣化，除了搭乘一趟約十幾個鐘頭的飛行，也可選擇搭船或汽車前往，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開放，朝覲人數日益增多，因應這個問題，目前每年朝覲人數名額正在日益提升中。

但是由於大陸的市場經濟效益，許多穆斯林開始不選擇官方團路線，而是選擇先在朝覲開始的前兩三個月，就以旅遊團的方式透過東南亞、巴基斯坦、汶萊等國家進入沙烏地阿拉伯，這種自行組團的旅遊朝覲團是中共政權所禁止的，一來怕無法實地掌控每年朝覲的人數與品質，二來擔心無法顧及自行前往的穆斯林，在朝覲期間的財產與生命安全，三來憂慮有疆獨意識的穆斯林自行與國外穆斯林組織接觸，暗自發展獨立活動，影響中國國土的現狀。

二〇〇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426 號實行的《宗教事務條例》第十一條中，明令規定：「信仰伊斯蘭教的中國公民前往國外朝覲，由伊斯蘭教全國宗教團體負責組織」、第四十三條第三款：「擅自組織信教公民到國外朝覲的，由宗教事務部門責令停止活動；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罰款。」<sup>41</sup>當中所謂的伊斯蘭教全國宗教團體即為位於北京牛街的「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附圖十三），底下介紹該組織在朝覲期間前後的準備工作。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是一個由中共政權積極參加並領導，結合中國各地伊斯蘭教宗教人士組成的組織，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半官方組織，其組織過程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三節。一九五五年，「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派出「中國穆斯林朝覲團」，由副主任達浦生<sup>42</sup>擔任團長，共 19 人，首次前往麥加朝覲；一九五六年，則由包爾漢主任率領 37 人的朝覲團，前往麥加、麥地那、古都斯三大伊斯蘭教聖地；一九六五年，中共政權下令停止中國穆斯林的朝覲活動，文化大革命結束

<sup>41</sup>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查詢日期：2006/3/5，

<http://www.sara.gov.cn/GB//xwzx/ztd/ysljcj/19e6a064-5102-11da-9aa8-93180af1bb1a.html>。

<sup>42</sup>1953 年，達浦生阿訇參與發起籌備「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同年被選為「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任，並擔任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等職。1954 年起，先後擔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委，江蘇省一、二、三屆人大代表。1955 年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成立，他擔任院長，同年又率中國伊斯蘭教朝覲團赴麥加朝覲，受到世界各國，尤其是伊斯蘭國家的普遍關注。

後，一九七九年才恢復朝覲活動。<sup>43</sup>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境內所有的宗教活動與儀式完全被禁止，直到改革開放之後，宗教的限制才逐漸開放，恢復民族宗教節日，讓穆斯林進入清真寺內進行宗教活動，以及恢復朝覲的功修。

根據「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公佈的數據，二〇〇五年前往麥加朝覲的中國穆斯林有 13,600 多人，比起二〇〇四年的 12,000 人，增加 1,600 多人。<sup>44</sup>這個數據顯示，中國的穆斯林在生活狀況日益富裕的同時，也越來越能支付朝覲所需的旅費金額，因此前往朝覲的人數才會日益增多。

## 1. 報名朝覲的條件與流程

中國穆斯林成員如果想要朝覲的話，必須透過戶口所在省份、自治區、直轄市宗教事務部門審批，依照《中國穆斯林出國朝覲報名排隊辦法》規定，具備的條件包括：<sup>45</sup>

- (1) 年滿十八歲以上信仰伊斯蘭教的中國公民。
- (2) 身體健康，理智健全，適宜乘坐飛機、汽車長途旅行，能獨立完成朝覲期間的各項宗教活動。
- (3) 有足夠的朝覲費用，並保證全家人一年的生活費，使其生活狀況能夠正常作息，不得借債朝覲。
- (4) 愛國愛教，遵紀守法，品行端正。
- (5) 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關於中國公民出境入境的管理規定。

符合上述規定者可以填寫「中國穆斯林出國朝覲報名表」(附錄三)，繳交報名表與相關身分、財產證明的證件給當地的宗教事務部門，一路送審到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統一處理，報名截止日期即為每年伊斯蘭教曆齋月前第 75 天，逾期者則列入下一年度報名名單。<sup>46</sup>透過層層由地方送審到中央的方式，將每年打算參加朝覲的穆斯林逐一審核，中共政權從中挑選品行優良，熱愛國家與宗教，不會刻意製造宗教問題的成員，也藉此機會，避免日後在麥加朝覲期間，出現有疆獨人士引發宗教問題的情形發生。

## 2. 統一組織中國朝覲團與加強出國前的學習教育

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在收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報告後，屆時「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確定各地朝覲名額分配方案，通知各省、自

<sup>43</sup>熊自健，〈「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組織與活動〉，《中國大陸研究》，第 39 卷第 11 期，1996 年 11 月，頁 58。

<sup>44</sup>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編，「2005 年中國朝覲工作團總結」。(內部資料)

<sup>45</sup>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查詢日期：2005/3/3，

<http://www.sara.gov.cn/GB//xwzx/ztd/yysljcj/71eb95f1-5102-11da-9aa8-93180af1bb1a.html>。

<sup>46</sup>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查詢日期：2005/3/3，「中國穆斯林出國朝覲報名排隊辦法」，<http://www.sara.gov.cn/GB//xwzx/ztd/yysljcj/71eb95f1-5102-11da-9aa8-93180af1bb1a.html>。

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各地方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確定各地區的朝覲人數後，集合穆斯林學習朝覲知識，通知穆斯林前往北京牛街的「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報到，依照「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編印的《朝覲手冊》，學習一般的伊斯蘭教宗教知識和朝覲須知、沙烏地阿拉伯國家和麥加地理環境簡況和出國注意事項、國民禮儀、紀律等，教育朝覲的穆斯林要服從領導的指示、遵守該有的紀律、注意禮儀與衛生、保持衣著整潔，在國外表現中國穆斯林應有的精神。此外，「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每年也提前舉辦有關省區帶隊工作人員參加的朝覲業務培訓班，學習組織朝覲工作的有關知識。<sup>47</sup>

所有的穆斯林出國前會組成「中國朝覲總團」，設總團長一人（兼任工作團團長），由「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選派，經中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審定。「中國朝覲總團」內設「朝覲工作團」，協助總團長工作；總團下設「地方團」（如中國朝覲總團寧夏團），地方團下設「分團」。朝覲人數較多的省區，政府宗教事務部門要選派熟悉情況的工作人員領隊，每四十至五十人組成一個分團，並指定正、副分團長，不足四十人的省、區、市的組團工作由「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負責。朝覲人員必須佩帶中文、阿拉伯文或維吾爾文、阿拉伯文的標誌牌，註明本人姓名、國籍和所在團名，標誌牌由「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統一設計製作。<sup>48</sup>

中共政權透過官方集體舉辦朝覲團以及舉行教育研習的方式，一方面加強穆斯林出國的基本禮儀知識，才不會到國外發生貽笑大方的事情，利用名單與名牌，將隊伍中的每個穆斯林統一組織起來，詳盡掌握每個團員的情形，盡量配合穆斯林的需求，務使每位前往麥加朝覲的穆斯林，能有賓至如歸的感受，而能專心於朝覲的宗教儀式與和阿拉的情感交流，沒有物質上的後顧之憂，然而，另一方面也透過集體層層分團控管的方式，將每位團員的行動狀況詳盡的掌控，避免當中有人與國外支持獨立的團體接觸，造成中共政權的力量減弱。

### 3.出國前的集中地點與包機事宜

以往中國境內的穆斯林朝覲團集中地點和包機事宜，除了新疆地區的朝覲穆斯林，是從烏魯木齊分批乘包機，其他地方的朝覲人員均到北京牛街地區集合，分批乘包機直飛沙烏地阿拉伯吉達市。

由於中國穆斯林前往朝覲的人數越來越多，「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在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開放蘭州市可以直飛沙烏地阿拉伯吉達市的朝覲包機往返。「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辦公室主任馬中平說：「蘭州及其周邊地區廣大穆斯林以往每年朝覲都需前往北京，從北京再轉乘國際航班出境。朝覲結束後，入境北京，再由北京返回蘭州，手續繁複，花費的旅程時間與旅費金額較多。現在，甘肅穆斯林乘坐朝覲包機僅需 16 個小時左右，可由蘭州直接到達沙烏地阿拉伯的吉達市，為廣大穆斯林群眾節省很多時間和費用。」目前，除北京市以外，在穆

<sup>47</sup>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查詢日期：2006/3/14，「關於自費朝覲若干規定的通知」，<http://www.sara.gov.cn/GB/xwzx/ztd/yysljcj/5568fee6-5708-11da-9bfd-93180af1bb1a.html>。

<sup>48</sup>同上註。

斯林居住集中的中國西北地區已經有烏魯木齊、蘭州兩座城市開通了直飛吉達的朝覲包機往返航線，較為偏遠的雲南省昆明市也在二〇〇三年有包機，可以直飛去朝覲。<sup>49</sup>朝覲包機的人員一律由「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負責，擬定出發時間和人數之後，會同中國有關航空公司與沙烏地阿拉伯內航空有關部門商妥後，分別作出安排，其他任何民間組織和個人均不得組織朝覲包機團。

由二〇〇五年「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公佈的數據來看，當年前往麥加的穆斯林人數為 13,600 多人，扣除由蘭州、烏魯木齊、昆明等地前往者，中國其他地區的穆斯林皆必須來到牛街社區集合。牛街清真寺的楊東文阿訇說：<sup>50</sup>

朝覲團體在伊協那裡一起訓練宗教禮儀，也會到牛街清真寺作禮拜，居住在附近的旅館中，也會住到西單去，不一定都在牛街裡。

可見穆斯林的朝覲團體會在「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裡進行宗教課程、參訪牛街清真寺、到牛街清真超市消費，居住在北京各地區的飯店，進行為期幾天的訓練課程，人數眾多的朝覲團體，帶著大量的旅費來此消費，提升了牛街社區的經濟力，也讓牛街社區的伊斯蘭教的重要中心地位加分許多，下面從四個個案來看其互動的情形。

### 三、朝覲團體與牛街居民的互動

#### 1. 「10 號公車」：流動的穆斯林之家

在北京市縱橫交錯、四通八達的公車線路中，穿梭牛街社區，最為著名的就是 10 號公車，只要踏上 10 號任何一輛公車，不時就能聽到公車售票人員親切的阿拉伯語問候，抬頭就能看到一個綠線條幅上用阿文和漢文寫著幾個大字：「流動的穆斯林之家」。筆者於二〇〇四年七月份與二〇〇五年七月份前往牛街回族社區時，總是得搭乘地鐵到長椿街站，轉搭 10 號公車，抵達牛街，該公車一路上沿途經過牛街回族社區、中國國家民委招待所、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回民學校、回民醫院、牛街禮拜寺等單位，沿途民族文化與宗教活動頻繁，特別是每年的伊斯蘭教開齋節、古爾邦節和每周五的主麻日，穆斯林乘客很多。

在二〇〇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的《人民日報》，寫到：「為了讓穆斯林有賓至如歸的感受，公車司機與員工除了訓練開車技術外，也額外去學習了阿拉伯語的會話課程，利用業餘時間到清華大學參加阿拉伯語會話培訓班，請伊斯蘭經學院的阿訇到車隊傳授阿拉伯語會話知識，並錄製成錄音帶發給每個人，讓大家經常

<sup>49</sup>北京商業訊息港（2005 年 1 月 27 日），「國家強盛讓中國穆斯林朝覲之路越走越寬」，[http://www.bcinet.com.cn/pessmarket\\_info/qingzhen/List.asp?MarkId=HYDT&PageNo=39#](http://www.bcinet.com.cn/pessmarket_info/qingzhen/List.asp?MarkId=HYDT&PageNo=39#)。

<sup>50</sup>經筆者在 2005 年 7 月 12 日前往北京牛街清真寺辦公室，訪談楊東文阿訇整理出的訪談內容。



聽、反覆練，10 號公車的名聲遠播，成爲牛街回族社區一項特色。每年朝覲期間，中國各地的穆斯林都要到北京中轉前往麥加，去機場的穆斯林非 10 號公車不搭。二〇〇〇年三月，青海一位叫林海的穆斯林，家屬在沙烏地阿拉伯朝覲時歸真了，內心十分悲痛，他返回北京機場乘坐 10 路公車時，細心的售票人員崔俊英瞭解到這一情況後，用阿拉伯語輕輕地勸慰道：『您的親人是爲履行穆斯林應完成的功課而去的，她是聖潔的。』，林海感動地流著眼淚說：『你是我們穆斯林的知音啊！』<sup>51</sup>

這個案例是筆者從《人民日報》內容摘錄出來，雖然充滿中國官方民族團結意識的宣傳效果，但也不失爲作爲研究分析的資料內容。從中可以看出，牛街街道辦事處爲了讓牛街充滿伊斯蘭教的風味，特別要求 10 號公車的司機與全體員工額外上課，學習阿拉伯語的會話，了解伊斯蘭教的規範，體認回族的民族需求，讓中國各地朝覲團體來此時，在第一線就能感受到牛街回族社區的伊斯蘭文化風情與民族特色，對牛街社區也有極好的印象。

## 2. 牛街派出所的治安工作

牛街回族社區地處北京市中心城區，每年約有上千名穆斯林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進行朝覲，在前往麥加之前，朝覲的穆斯林加上送行的親屬，根據北京市公安局的網頁資料得知，每年約有 4,000 人在牛街聚集，<sup>52</sup>由於他們帶著多則十幾萬，少則幾萬元人民幣的現金在身上作爲旅費之用，很容易成爲犯罪分子偷竊的目標。爲了防範與保護穆斯林的財產和利益不受侵害，牛街派出所制定周密的安全警衛措施，爲了加強安全防治工作，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在牛街街道工委和辦事處的支援下，針對失業人口，招收了 86 名工作人員，組織了牛街護街隊，加強了治安的力量，大大降低了犯案率，這一做法已在宣武區各地推廣。<sup>53</sup>

由此可知，來到牛街接受朝覲培訓的穆斯林團體，身上的確有著許多的旅費，因此爲了保障他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牛街派出所的員警們工作份量也就隨之增加，爲了因應增加的工作量，也應徵了許多牛街的失業人口來加強警力，朝覲團體的到來，不僅促進了牛街社區的消費情形，連帶地也稍微紓解了當地的失業狀況，對於牛街的發展有著極大的貢獻。

## 3. 北京市工商宣武分局加強控管，確保穆斯林在朝覲期間清真食品的安全衛生

二〇〇四年二月，中國各地的穆斯林前赴麥加朝覲，他們將途徑北京，期間大部分的穆斯林將住在牛街社區的各級旅館、招待所。爲了保證朝覲活動順利進行，二〇〇四年一月二日，「牛街工商所」配合「牛街辦事處」、「牛街派出所」、

<sup>51</sup>《人民日報》，2002 年 7 月 31 日，第 6 版「愛心鑄就民族團結街—北京宣武區牛街街道軍警民共建紀實」。

<sup>52</sup>北京支部生活，查詢日期：2005/3/23，「“三愛”爲民」，<http://bjzsbh.bjdj.gov.cn/article/detail.asp?UNID=2619>。

<sup>53</sup>同上註。

「宣武區伊斯蘭教協會」等部門進行了綜合調查活動，對牛街社區所有經營清真食品的餐飲業、超市、副食品及清真用品的經營戶與 2 家市場，進行各項專業檢查。<sup>54</sup>在這段期間，「北京市工商宣武分局」還針對各相關場所進行調查，加強監管，充分發揮工商職能，確保穆斯林在牛街等候朝覲期間，食用的食品之安全衛生，維護牛街社區良好的社會秩序及經濟秩序。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在宣武區民族團結進步宣傳教育月期間，為了讓來自中國各地朝覲的穆斯林放心地食用牛街的清真食品，「北京市民族宗教委員會」組織召開了有關「朝覲安排」協調會，並會同「牛街辦事處民族宗教科」、「工商所」等部門對宣武區的清真餐飲業、副食品業與超市等營業場所進行了為期兩天的聯合檢查，<sup>55</sup>確實維護回族與穆斯林的利益，深受穆斯林的歡迎。透過官方層層的監控，使得牛街的清真飲食有著極為嚴謹的控管，要讓來此地暫時停留的朝覲團體有著賓至如歸的感受，也順帶地打響了牛街清真飲食的招牌，吸引更多的穆斯林來此消費，帶動中國的企業來此投資，讓牛街社區的經濟發展更上一層樓。

#### 4.牛街居民給南亞海嘯穆斯林的捐款

在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位處南亞的印尼發生芮氏規模 9.0，史上第四大強震，引發波及東南亞 8 個國家的海嘯，不幸喪生人數已達超過 6 萬名，上百萬人流離失所，急待救援的新聞，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在「新華網」的新聞網頁資料，提到「牛街社區的居民，聽到這個消息，紛紛捐出自己的愛心到設立在牛街街道愛心捐贈互助中心，回、漢族居民已經捐贈了多達 94 萬多元人民幣的善款。牛街清真寺阿訇李東文說：『對於穆斯林來說，捐贈善款是伊斯蘭教功課之一，是穆斯林應該履行的義務，尤其是這次海嘯的主要受災地區多為穆斯林國家，我們中國穆斯林更應該伸出援助之手。』「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在得知海嘯發生後，即時向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馬爾地夫發去慰問電報，代表中國穆斯林對於這些國家在海嘯中受到的災難表示哀悼。同時，號召全體員工為災區捐款，募得 10 萬元人民幣善款。此外，「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也向中國各大清真寺及正在麥加參加朝覲的穆斯林發出提議，在二〇〇五年一月七日星期五舉行大型聚禮，中國穆斯林同時替海嘯受災民眾祈求平安。」<sup>56</sup>

從上述的報紙資料可以看到，中國官方所營造的牛街社區是一個具有民族關懷意識的地區，其幫助的對象拓展到國外的穆斯林，協助他們重建家園，充滿中國報紙的宣傳意味，但讓我們以穆斯林的角度來看，在伊斯蘭教中，就有穆斯林相互幫助的規範，天下穆斯林本一家的胸襟，足見牛街回族對於救助的對象不僅限於中國境內，因此在朝覲的期間，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也向朝覲團體要求舉行祈

<sup>54</sup>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宣武分局，查詢日期：2006/4/2，<http://www.baic.gov.cn/ask.asp?aa=788>。

<sup>55</sup>北京市民族事務委員會，查詢日期：2006/4/2，「牛街街道協助區民宗僑辦對清真飲副食網點進行檢查」，<http://www.bjethnic.gov.cn/content/NewsDetail.asp?id=2360>。

<sup>56</sup>新華網（2005年1月14日），查詢日期：2006/3/2，「中國穆斯林在同一時間為海嘯受災民眾祈祝平安」，[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1/14/content\\_2459932.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1/14/content_2459932.htm)。

福的聚禮儀式，讓受災的災民與死去的亡者得到心靈上的慰藉與安息，充分做到了穆斯林相互幫助的模範。

由上述四個案例來看，在每年朝覲期間，牛街回族居民與北京宣武區各級政府組織的職員、「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員工，為前來牛街集合的朝覲團體，提供交通、飲食、住宿、購物等各方面的服務，不僅增加了朝覲團體願意在此消費的金額，促使宣武區的經濟狀況向上提升，帶動牛街社區的發展，政府也願意多興建牛街社區的公共建設，務使讓牛街成為全中國回族社區的表率，連帶地顯露出其不可動搖的重要地位。除了與國內的穆斯林交流之外，牛街居民也將愛心傳遞到因為海嘯而受困的南亞穆斯林手中，幫忙他們脫離困境，具體實踐了伊斯蘭教的宗教規範，充分體現了天下穆斯林本是一家人的大愛胸懷。

